

「你唸大學了，幾年級啊？」四年級「噢！快畢業了，好好快快！你爸爸媽媽真有福氣。」嘻嘻「在什麼學校啊？」台大「台大！台大好學校，唸什麼系啊？」物理系「呀！物理系好喂，出國容易呀！」那裡那裡「你準備什麼時候出去呀？」……下面我想你們也接得下去，絕對是不止一次以上的經驗。還有一種是：「畢業有什麼打算啊？」當然是服兵役囉「我是說出國留美。」也許，出國進修可能看得多一點、進步快一點「對對，唸物理非出去不可（注意到非出去不可），在國內沒有發展，有沒有申請學校啊？」如果申請的話那要在服兵役的時候才行「哦！還要等一年哦！」——好像比我自己還急，也好在沒有鼓勵我去洗盤子。儘管我們你們都不喜這種對白，可是考托福的考托福，考GRE的考GRE，似乎被人擁著向前走；物理系仍然是聯考的熱門，大家也是一批一批

地坐飛機，也無怪乎別人都這麼想，又能怪誰？現在能發誓將來「一定」會回來的（不包括來此兜個圈子又「回」美國的人）不知能找出幾個，這是唸物理系的光榮還是唸物理系的悲哀？講起來各人有各人的環境，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若衷，無法說誰對誰不對。說不定有人要問我，你出去了回不回來呢？不論我的答案如何，一定有人不相信，因為我們無法把全世界現在的運動方程式寫出來解出來，誰敢說將來是怎麼樣的？綜而言之，言而綜之，只望若干年後不再有人叫人才外流，予願足矣。

浪費了一大段篇幅，也許有人認為不值半文錢，管他的！快要以系友的身份再見「時空」了，讓我們祝福她吧！

——（完）——

XXXXXXXXXXXX流浪曲XXXXXXXXXXXX

棟

是春，是原野，是無花萼的蔭影，
獻祭的烟中映出，
聳立的長柱；
大地已寂然，藍啊，
織著山色，織著杜鵑，
還有那隻古老的蝴蝶。

天國響在桑都嘉優波尼沙土經裏，
婆羅門就是沙提亞，
他們說：河水來自——
遙遠，遙遠的天上，
從那深深的眸裏滴下
長長的一串。

七月的火，
八月的焰，
蝕盡一片片的雲彩；
一隻鳥停在河中白白的碎石上，望著
一點黑影逝在遠方。

二

雨，滴到髮上、肩上，滴到創口上
滴一片灰白的影子，喚起

棟

一聲悲歌，
終止在太陽的炙焰，
幻想那是雪花，呵，清涼！然而——
是鹹雨，白白的結晶，白如
雪的外衣

那隻鳥從側方飛來
匆匆打一個五彩的環結於樹梢，
拋下一粒果實，
又在暮色中飛起。

星光閃閃，閃落無際森冷，
照出遠行者的一襲袈裟，
照出漸遠的荒涼，照出
四面悽然黑暗的影子。

千仞羣山的雪頂初裂出霞影，
露珠在林中藤葉間閃著，
而漣漣水波，
猶如悠悠琴韻，
漂蕩，漂蕩，又升向蒼穹，
片片菩提樹葉波動於水面，啊，
水面層層光蕩，

水光，水光下是垂睫的，
說：從浩瀚海洋帶來這片水鄉，
將它交給善良的人們。
啊海，是海這名字，
他張口呼出，
山水萬里，大江東去；
背面，水光凝聚成慈祥的
一絲微笑。

四

寂然前行，
於漠棱棱的山脊，
俯視著草樹、岩石，俯視著生命，
當粉紅與金黃的果實紅遍綿綿的山崗，
人們湧向他們的墓地，
啊！那古老的故事——紅色的果實。
食下一口甜汁，如蜜，如蜜，
使他入夢，夢中的甘瑪拉，
緊緊地抱著，想榨出
最後一滴甜蜜的甘露，——此時
脊下是堆白骨。
西沉天際，
是孤星，曾行天頂，曾俯視大地
而昏然如今。
一隻鳥於山坡上漫步，
他曾夢到牠死了，一地殘羽，一地，
黃色的嘴，啄落在他額頭上。

五

雪落青絲，每一根，每一根，
綉上日月的足跡，
椰樹的蒼影蕩在上面，
前面，自那湖中流下
潺潺不絕的水聲，聚成
神聖完善的「奧」。

渾圓滾於鏡面是流浪的水泡，
拖曳長長時間的絲線，
聲音、映像，攜一串鑰匙。
聽，那河水的靜訴。

駕著時間的輕舟，
推寬了河面的波紋，
洄向藍藍的藍紗巾，
掬一懷淺淺的潮音，
凌波遠去，

無窮的真實，兜盡宇宙
以永恒的靜默。
永恒靜默，不，靜默，靜……………。

滔、浪，奔騰澎湃，敲響巨大的
戰鼓，
翻騰、旋轉、激盪……………
他說：這是我棲身的茅廬，
是萬水歸向的墓地。

木筏，曾在椰樹影下蕩過多少歲月，
帶著孤零的遊子，
漂向無名的陸地；
一片片雲彩，一片片拂過他的兩頰，
繽紛的色彩，聲音與美構成
一個個垂睫的影子，
他看到了虹，看到水光，看到了
滿天燦爛的繁星……………

跋：

此篇取材於赫塞(Hermann Hesse)著的流浪者之歌，述敘一位婆羅門的兒子西達塔悟道的經過，藉以表現一種東方的哲學，一種愛，一種生命的肯定「向神們獻祭和祈求是很好的，然而這就全過了嗎？獻祭給了他快樂嗎？」「人必須在自己的『我』中找到泉源，人必須保有這泉源，此外一切都是虛假——迂迴，錯誤。」「我們不要恨來恨去，而要用愛，讚賞和尊敬來對待這個世界，對待我們自己，對待所有的生命。」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是存在於極平常的事務中，西達塔從一條河中聽出了帝王的聲音，戰士的聲音，孕婦的聲音，垂死人呻吟聲；他看到他父親的映像，他自己的映像，和他兒子的映像，所有的目標，所有的懷念，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歡樂，所有的善良與邪惡，融成一種對世界永恒完美的了解和統一。他對生命的了解乃出自他自己的體驗，「沒有人能從別人的教導中得到解脫。」「我無法判斷別的人生，我自己的人生是由我自己來判斷，我必須選擇和拒絕。」一個真正的探求者，不能接受任何教義，如果他真誠地希望去找到一些東西，他就不能接受任何教義，然而一旦他已經找到了，他就能對每一條途徑，每一個目標加以贊同，一旦他已經找到了，就沒有東西能把他從所有別的千千萬萬個生活在永恒之中並且呼吸著神聖的氣息的人分開。

——完——